



天津工人文艺创作选集

龙飞凤舞

万国儒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天津工人文艺创作选集

龙飞凤舞

万国儒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集子包括十四篇小說、散文。內容都是写大躍进以来工厂和街道上的新人新事。“龙飞鳳舞”写的是夫妻二人在生产上双双躍进；“書記学徒”写一个作风朴素、深入群众的党委書記到車間当学徒工的故事；“百事管”看煤刻画了一个忠心耿耿、积极負責地爱护国家财产的老工人的形象。其它各篇也都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新的人物，歌頌了新的生活。这些作品短小精悍，生活气息浓厚，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伟大的創造精神和无穷的智識。

天津工人文艺創作选集

龙 飞 鳳 舞

万国儒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49州道6号) 天津市審判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2.78 字数55,000

1959年11月第1版 195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18,000

目 录

龙飞凤舞.....	1
書記学徒.....	9
“百事管”看煤.....	14
“一根筋”.....	25
第一之爭.....	34
海河兩岸一条龙.....	38
鼓 手.....	43
出 鋼.....	48
探 望.....	53
在商店里.....	60
女教員.....	68
家.....	74
学 車.....	81
早 晨.....	83

龙飞凤舞

这是一对年青夫妻的故事。丈夫叫程荣，是一个机器厂的工人，妻子叫佩兰，是几年前由乡下来的家庭妇女。

程荣在生产上是把好手，经常得奖状，他把那红红绿绿的奖状贴在墙上，当妻子的扭着比画儿还好看。也许是受到男人的事迹吸引，还是内心的要求，佩兰渴望着参加劳动。可她对丈夫说了，丈夫只是笑笑，很少能说出些满足她的话。

在这一点上，丈夫对妻子的理解是不够的。照他想，妻子要求参加劳动，多半是出于好新鲜，她不可能具备一个工人的理想和抱负，无非是参加工作能够自己赚些钱，目的也许是一件花布褂子和一双时兴的皮鞋。但他竟忘记了，集体劳动的熔炉，会改变人的一切。

佩兰终于参加工作了：在一家制绒布的工厂当工人。第一天，就给了她无限的希望和欢乐。回家，她向丈夫说：“我也是个工人了！”她的工作很简单，是用针线织补布上的破洞。男人听了还是笑，他说：“这叫什么工人呀？织织补补，和在家里拆拆洗洗有什么分别！”

妻子听了很扫兴，她說：“那是在工厂，就是拿針动綫也是工人，你尽給人泄气！”

晚上，佩蘭睡在床上，想：“看，他就是这么瞧不起人，明天能讓我干干讓他吃惊的活就好了！”

二

佩蘭参加工作半年多了。在程榮眼里，妻子一管自己夸耀成了工人，但也沒有多大改变，只是，他覺得妻子稍稍通达了一些；过去，有些話妻子是听不懂的，而且他也不願意說，現在，可以說到一起了。他能把牆上的奖状逐一說出来历，使妻子听着很入神。可是，他总認為，無論如何还不能拿一个正式工人衡量她。

然而这几天，他忽然感到妻子有些异样，从神情到行动都有些不寻常：每天，她回家很晚，看着是那么劳累不堪，回家，連句話也不說，倒头便睡。这使他奇怪起来，不知道妻子在厂里做了什么事情。于是，有时到半夜他想把妻子叫醒，可是，叫醒是那么困难。她哼了一声又翻身睡着了，再叫連哼也不哼了，这就更使他摸不着头腦。

这天，他下了班，就繞道到妻子的工厂去了。他想到那里看个究竟。

天色很晚了，工厂的人都下了班。工厂很小，没有什么传达手續，他进去，站在一間大屋子外边。屋里亮着灯，隔着玻璃他望見妻子在里面，身边还站着一个年青的男人。一下子他怔住了，他不明白那是干什么事情。只見妻子跟着那个男人身后轉，象是在追赶；兩人都在跑，那跑的姿式又和

一般不同，都是一只手向外舒伸，上身不动，迈着小碎步，就象戏台上跑场的那样。他一看就火了，心里想：“吓，原来是在学唱戏呢！怪不得每天回家那么晚，那么累，而且，还瞒着我！”

他憋住火，不吱声，许许多多从来没有的想法在心里闪动。

屋里的人，还象走马灯似的转。很大一会子，才停止了，女人和那个年青人說笑着走出来。他赶紧把身子隐住，也不打招呼，跟在女人的身后，一直跟到家。

到家他就沉着臉問女人：“你每天为什么回来这么晚？”

“我有事。”妻子劳累地躺在床上說。

“有什么事情呀，看累成这个样子！”

“这个还保密！”女人見他盯問紧了，笑着說，“到时候，我会告訴你的。”

“你不告訴我也知道了，”他依旧沉着臉說，“我方才到你厂子去了，我都看見了，你在学唱戏，正在学練習跑場，是演王少安赶船那一出吧？可是，跑的应当是男角儿才对！”

“你，不要瞎猜想。”妻子說，“我哪有心思学那个？我是……咳，到时候再告訴你吧！”說着，佩蘭就倒头睡着了。

他生了一宿悶气，心乱了一宿。傍明做了个梦，夢見妻子跟在那个男人身后轉。“咳，这里要出事了！”醒了，他这么想。

三

第二天他又到妻子那个工厂去了。他不反对妻子学唱戏，但他总觉着她的经历还浅，他实在不放心。他想到厂子里詳細詢問个明白。

今天，他来的早了，人們都还没下班，一群妇女坐在院里补絨，他問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：“同志，我問問，佩蘭在这里嗎？”

“你找佩蘭呀？”那妇女打量着他，“你是她什么人啊？”

“是她爱人。”他說。

“啊，听佩蘭說过，你也是那道号上的人！”那妇女没头沒腦的說，“不过，現在你不能小瞧她了，佩蘭是我們的榜样，走，你来看看她在干什么！”

这个妇女說話是这么沒根沒蔓，把他鬧迷糊了。

她把他領到一間大屋子外边，站在玻璃窗下，她向屋里一指說：“来，你看看那是誰。”

屋里，有很多人在来回奔跑。地上掀起一匹匹长长的絨布。他还是第一次見到这个場面：絨布长长扯起来，兩头在木架上綳紧，人，就象穿梭一样，奔跑在这布行中間，每人手里拿着一把特制的小刀，貼在布面上刺割絨路；人跑的是非常快、稳当、俐落，那跑起的姿式，他象在那里見過。

可是，他很快在二十多个飞跑的男人中，找到佩蘭了，她也象男人們一样飞步在布行中間，她跑的是那么輕盈、迅速，綵綵头髮貼在紅暈的臉上，臉上流滿汗水，但神情是激奋的。于是，一下子他想到昨晚的事情，心里就發起热来。

“你看見過嗎？這叫割絨。”站在他身邊的婦女，見他發怔，笑着說，“干這個活，可不是簡單事，一天光跑路，就等於從天津到北京的路程。過去，男人們都小看我們婦女，說驃馬上不了陣，女的割不了絨，可你家佩蘭就不聽，她就能上陣，你看，她跑的有多穩多快，快把男人們丟到後邊去了！”

“她是逞能！”他小聲說，“她干了多少日子了？”

“今天是正式開始，可她學了快半個多月了；每天下班不走，跟別人學跑趟，把鞋底子磨爛了幾雙，當時有人勸她，說，‘算了吧，不要累的回家上不去炕。’她咬着牙說：‘認可上不去炕，也要學會了，不然，家裏外頭都沒人瞧得起！’真有志氣，你看她終於給我們婦女露臉了！”

他听着再沒吱聲，屋裏人們的勞動把他吸引住了。

一會，下班鈴響了，身邊的婦女蹦蹦跳跳進屋子裏。聽到屋裏一片說笑和祝賀聲，他走出院子，蹲在門口上，掏出烟卷。象嘴里噴吐出的烟圈，那些人們奔跑的身影在他腦子裏盤旋。

過一會，佩蘭走出來了。她說：“你來干什么呀？還是擔心我學戲！”

“不是，我是來接你。”他站了起來，上下打量着妻子。佩蘭的小褂都讓汗水濕透了，說話還有些氣喘。他說：

“我看見你了，你跑的真快！”

“不管跑快跳慢，反正沒讓別人丟下！”佩蘭興奮的大聲說。

小倆口一路回家了，佩蘭今天走路特別快。這時候，在

丈夫眼里妻子变得高大起来，走起路来，有个正式工人的冲劲。可是，留在他脑子里的，还不只是妻子的兴奋神采，更多的是人们那奔跑的劳累情形。

四

在佩兰想来，她现在的工作应当受到丈夫的夸奖，最低，他也得把自己当个正式工人看待了。可是，当他向丈夫滔滔不断地讲完学习割绒的经过，和已取得的成绩，很出乎她意外，男人只是淡淡地说：“那活太累呀！”

这真使她生气：“哼，干这个活说累，拿针动线又瞧不起，难道就是造机器的才算工人？”

可是，使她更生气的，还是那天，男人向她说了这些话：

“告诉我，教给你割绒的那个人叫什么呀？”丈夫下了班，突然问她。

“叫李子正，李师傅，你问他干什么呀？”

“了解了解，”丈夫说，“我想找他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呀？”

“谈事吧，这不能告诉你。明天，你领我找他去吧，你和他还熟！”

这一说，她象一下子明白了丈夫的用意，联想到过去赖她学戏的事情，她很快想到丈夫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，顿时又委屈又生气，偷偷哭了半宿。她真想不到爱人会这样看待她。

第二天，她便领着爱人到厂子去了，见了那个李师傅的

面就火里火气的說：“这是李师傅，你敞开了解吧！”說完，就跑到一边抹眼泪去了。

可是，爱人和李师傅談了很久，回来什么也沒对她說，她憋着气，故意不問，看他能了解个什么出来。

从和李师傅見了面，不知为什么，爱人一下班就跑了去，两个人比比划划，不知到底在“了解”什么，回家来，他就伏在桌子上出神，有时拿出笔来划一些什么，她悶着头不看也不問，从心里生着他的气。

一晃十多天过去了。他每天还是到厂子去“了解”，回家什么也不說，她终于憋不住了。这天，程荣回来了，又伏在桌子上划什么，她走过去绷着臉問：“十多天了，你还没了解好？”

“了解什么呀？”丈夫象忘了这些。

“我知道你了解什么，你不是說要向李师傅了解了解嗎！”

“你問这个呀？”丈夫一下子笑起来，“都了解好了，明天你去問李师傅去吧！这回你算享福了！”丈夫的神情，一时使她摸不清头脑，“脚正不怕鞋歪，你們男的沒有好心眼！”从丈夫的臉色上，她知道一切誤会已經沒有了，可她还生他的多心气，就不問下文上床睡了。

第二天上班，剛一进大門口，李师傅就攔住她：“告訴你一件大喜事，自动割絨机設計成功了！”

“什么自动割絨机呀？”她問

“就是机器自动割絨，有了机器，就不用人力割絨了，机器一开，布就跟着轉，人只是坐在一边看着，又輕神，又

多出活，再不用一天从天津跑到北京了！”

她一听高兴的把什么事都忘了，便赶紧问：“这是誰这么有能耐設計出来的？”

“是一个外厂的人，看咱們人力割絨太累，帮助設計的。”

“外厂的人，叫什么呀？”

“怎么你还不知道，就是每天晚上找我的那个人呀，高高的个，瘦瘦的，鼓鼻梁，大眼睛，人家花費了不少心血呢！”李师傅故意打笑她。

“啊，是他呀！”她象大梦初醒一样，想到昨晚丈夫說的話。

.....

过了些天，在这个以人力割絨的小工厂里，一架自动割絨机器正式試驗成功了，它代替了人們繁重的体力劳动，而比人力又提高了五倍产量。

佩蘭是第一个坐在上面操縱机器的。爱开玩笑的人走过来问：“哎，佩蘭，这台机器是誰設計的？”

“我們那口子！”她驕傲地說。

在她家那个貼滿獎狀的牆上，又多了一张粉紅色的獎狀，而这张獎狀不仅貼在牆上，也貼在佩蘭的心上了。

1959, 9, 20深夜改完

書記学徒

——一个工人的日記

听说党委書記要到我們小組来学徒，这真叫人高兴。又听说，書記还要跟我們在一个宿舍里住。对这一点，我可犯犹疑：干嘛書記非要跟我們住在一起呀？

当然，关于書記学徒、將軍当兵的报告，我听了許多，知道这是领导深入下層，体验实际，和群众結合的具体方法。但一連系实际，我觉得，書記单到我們小組来学徒，可能別有用意：因为我們小組是紅旗小組；可也老挨批評，有时突击紧急任务，短不了偷偷多干上几个小时。就为这事，我这个当組长的，也不知多挨了几次“訓”。偏是改不了，大伙都那样嘛，我怎么能潑凉水！

这次，書記到小組来学徒，特别是要跟我們一塊住，我想也許为这件事。

下了班，除了有老婆的段洪春之外，我們到宿舍里就开了一个小会，研究書記来了怎么办。

大伙对这个事，七言八語嘈嘈了半天，最后想了两个办法。第一个办法，先看書記睡觉熟不熟，要是書記睡觉很

熟，这就好办了，夜里黑黑的，大伙可以悄悄地起来，干上一通；第二个办法，如果書記睡覺不沉，就得摆“迷魂陣”。我們保全組，共有兩個部分，一部分专管机器維護，象检查机器，給机器加油等等；另一部分，是管零件制造。摆“迷魂陣”的方法，就是把書記固定在一个部分干活，比如固定在机器維護吧，这样，書記对于零件制造情况就不大熟悉，我們偷偷加班干一点，書記也不会察觉。

第二天晚上，書記果然搬来了。書記今天的打扮，特別带架：小棉袄、小棉褲、便鞋，脖子上还围着一条毛巾；臉是新刮了的，干干淨淨。嘿，四十多岁的人，变成小伙子了。

他一进屋，就喊：“师傅們，我这个徒弟，今天报到来了！”大伙一听就乐了。七手八脚帮着把床鋪架好，接着又开了个欢迎会。

这个会开的可有意思啦，書記說話特別多，他說：“过去我坐办公室的时间太多了，和大家联系很不够，这回就好了，跟大家来学徒，师傅們得多教着点呀！”

“还是書記帮助我們改进工作吧！”我們說。

書記說：“以后，別再書記書記的叫了，我是来学徒，是每个师傅的学徒，有事，大家就喊我老李吧，不，喊小李吧，”書記摸了摸刮得光溜溜的下巴，“我还是个小伙子呢！”一下子把大伙都逗笑了，書記也笑了。

書記的床鋪搭在我的旁边，談了一陣子話，大伙就关灯睡覺了，可是，我不能睡，我得摸摸書記睡覺睡的熟不熟，沉不沉。我躺下就仄着耳朵听，恨不得書記馬上呼呼睡着了。不过書記并沒睡，老不断輕輕翻身，我心想：“書記头

天搬来，大概不习惯，睡觉‘择席’，可是，以后每天老这样就不好办了！”又过了一会，我俩眼皮打架了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也许是我白天对书记学徒的事，想的太多了，就做起梦来，梦到解放前我学徒的事。是一个三九寒天，天冷的很，白天干了一天活，累得腰酸腿疼；晚上，还要挨着屋子，给头儿们、掌柜们升起十二三个炉子、铺被褥、打洗脚水、提便壶。夜很深才钻到那个冰冷、漆黑的小屋去睡。

一夜，下大雪，刮大风。风从拔缝的墙角吹进来，刮进片片雪花，雪花落在脸上冰凉凉的，半夜腿冻麻了，爬起来，披着那床破的照亮的被子，满屋转悠，浑身筛糠……

冷呀，冷的要死。这时，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到身上，惊醒来，见一个黑影立在床前，他轻轻地把我蹬落的被子，给我盖上了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书记，我刚想说什么，又见他轻轻提着脚跟到其它人床前去了，转了一圈，才回到床上。

这时候，我一点也不冷了，倒觉着浑身发热，血液在沸腾。

“书记睡觉一点也不沉！”第二天，我把夜里的事对大家说了。显然，第一个办法是不行了，大家同意把书记分配在维修部工作。

负责维修的，一共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王永义，那一个是段洪春。书记分配在维修部，是最恰当的。维修工作较清闲些，书记不管怎么样，也是上年纪了，再加上过去没干过，更应当照顾一些；段洪春是有名的“大头蒜”，因为不会过日子，月月钱不够花，思想闹问题，干活磨磨蹭蹭的，这回，跟书记一起干活，就得改变老样了。

当然，分配書記到維修部去，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我們有时加点加班方便些。

上班，我把这事向書記說了，書記沒意見。他說：“我这个徒弟保証服从分配，但是，最好是多干些累活儿！”

段洪春对書記到維修部跟他学徒，沒表示什么。我嘱咐过他和小王，要好好照顧書記。之后，就赶紧回制造部去了，因为，現在我們正赶制一台大联合軋染机，給“五一”献礼。

可是，将中午的时候，小王慌慌张张找我来了。一进屋就喊：“組长，你快看看去吧，書記的手讓軸瓦燙坏了！”

他頓了一下又說，“这都怪我！我寻思，書記头天上班，先干点輕活吧。分配他給机器加油，我和段师傅分头检查机器；可我忘記告訴書記应当怎样检查軸瓦热不热。方才，我見書記把手泡在凉水里，一問，才知道他是用手摸軸瓦，把手都燙肿了！”

“咳！”我把脚一跺，“为什么你不告訴他呀？”

“現在，我告訴他了，先在軸瓦上滴点油，軸瓦要热，油就冒沫。”

“这还管什么用啊，手都燙了！”說着，我急忙到車間去了。

到車間，远远看見書記滿头滿臉是橫一道豎一道的油泥，左手握着右手，正低着头蹲在地上。我紧走过去，說：

“書記，把您的手燙了！”

書記見我忙站起来說：“早好了！”我把他的手抓过来一看，果不然，燙得紅紅的，但并不怎么厉害。

“我正想找你呢！”書記把手縮回去說，“你来的正好。方才小王讓我用油試熱，那不浪費嗎。”

“那不算浪費，軸瓦是熱的，不能用手摸，可是，您方才摸過了！”我笑着說。

“這叫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。”書記也笑了，“老不參加勞動，把肉養嫩了，連一點熱也經不住了。也沒問問別人，這也夠傻了！”

他這一說，更把我逗樂了。我趕緊到配料室去取碱面，想沏點水給書記洗洗那挨燙的手。

我回來見書記不在了，找了半天，才在第二工段機器旁邊找到他。他正給機器加油。他拿着兩把油壺，右手那個油壺，往軸瓦上一倒，冒出一股白氣，我怔了，這是水呀，又見他把左手的油壺揚起來，“唧唧”地往油眼里灌。我心里“轟”的一下子，恍然大悟，原來書記想出了革新呀！

1959, 3月